

<<弗里达>>

图书基本信息

<<弗里达>>

内容概要

弗里达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人具有这样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个性之面具的嗜好，总之，绝妙地诠释了弗里达·卡洛的中心主题——自我。

鲜活、聪明、性感，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的情人。

而对女人来说，她也曾是同性恋者……她甚至将自己的生活概括为：作爱、洗澡、作爱。

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的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

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

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弗里达犹如一个墨西哥彩饰陶罐，一个有着漂亮边饰的容器，里面装了糖果和惊喜，但注定是要被粉碎的。

<<弗里达>>

书籍目录

前言PART 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 科伊奥坎的童年 国立预科学校PART 再生草 破裂的脊柱
迪戈；青蛙王子PART 大象与鸽子 新婚的弗里达 里维拉夫妇在美国 底特律：亨利·福特
医院 财富殿堂里的革命者PART 开裂的伤口 托洛茨基 水之赋予PART 小鹿 向弗里达致
敬 夜幕降临

<<弗里达>>

章节摘录

于是，她坐下来静静地看我画，她的眼睛盯住我的画笔，专心地注意我画的每一笔。几个小时后，卢普的妒意上来了，并开始辱骂她。

但那女孩不加理睬，这当然使卢普更加恼怒。

双手搭在腰部，卢普向那女孩子走了过去，挑衅地直接面对着她。

但那女孩子将身子挺了挺，一句话也没说。

卢普感到手足无措，盯了她好长一会后忍不住笑了，用一种充满妒忌的赞美对我说：“你看那女孩！小小年纪却一点也不怕像我这样又高又大的女人。

我真的很喜欢她。

”那小姑娘待了大约三个小时，然后走了，走时只说了声：“晚安。

”一年后我得知她就是那个躲在柱子后面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弗里达·卡洛。

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成为我的妻子。

尽管弗里达对里维拉是那样的迷恋，但在学生时代，她是卡丘查的领袖人物阿莱詹德罗·戈梅斯·阿里亚斯的女朋友。

阿里亚斯是一位魅力非凡的演说家，也是让人着迷的故事讲述者，一位博学之士，同时还是很棒的运动员，相貌非常英俊，有着高高的额头，乌亮的眼睛，高贵的鼻子和好看的嘴唇。

他举止老练，稍显成熟过头。

当他谈起政治或普鲁斯特或绘画时，思维就像水一样流畅。

在他看来，语言是一门艺术，说话间他会有意识地恰到好处地作一些小的停顿，总能使听众保持全神贯注。

他那敏锐的感觉、严格的自律和批评家的锐利让朋友们觉得有些难受。

他是语言的魔术师，但他讽刺的尖刻却令人透不过气来。

他鄙视庸俗、愚蠢、拍马屁和滥用权力。

他喜爱知识、诚实、正义和冷嘲热讽。

这位年轻的演说家的甜美的声音，不时地在空中挥动手臂的优雅姿态，偶尔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里充满了激情，这一切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乐观主义、牺牲精神、纯洁、爱是演说家的天职。

”他在告诫朋友时这样喊道。

他激励他们献身于国家的“伟大前途”，他称墨西哥为“我的墨西哥”。

弗里达天生喜爱不平凡的人物，所以开始和阿里亚斯交往起来。

他是1919年入了预科学校，所以比弗里达要高几个年级，于是他成了她的良师益友，最终成了她的男朋友。

弗里达称他为“NOVIO”，此词的意思是指最终要结婚的那样一种罗曼蒂克的恋爱关系。

但戈梅斯·阿里亚斯则觉得使用这个词有点过于资产阶级情调了，他宁愿她称他为“亲密的朋友”或“年轻的爱人”。

他说：“有一种新鲜，也许是天真和孩子气，但同时她又在急于探索生活的道路上进步神速。

”阿莱詹德罗，温柔地但勇敢地用鲜花和智慧向“预科学校的尼娜”（弗里达的自称）求爱了。

放学后人们看到他们常在一起边走边谈，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

他们彼此交换了照片，如果什么时候两人必须得分开的话，就用写信的办法保持联系。

弗里达写给阿莱詹德罗的信至今仍保存在他那里；这些信成了她当时的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见证，鲜活地揭示了她从一个小姑娘进入青春期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的发展进程。

它们还显示了她的某种倾诉自己生活和感情的强烈冲动，一种最终驱使她画大部分自画像的内在的需要。

她写信时流露出一种与一个青春女孩不相称的感情上的坦率，而且她的这种性格上的冲动以语言的力量得以证明：文字的流淌不仅是以逗号、句号和段落来衡量，而且常常用卡通画来增色。

弗里达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画成图画——《与人争斗》、《一个吻》、《生病在床》等等。

<<弗里达>>

她画了许多微笑或哭泣的脸，有时两种表情都画(阿莱詹德罗有时称她为哭猫)。她将时髦的美女画成长脖子、束形的头发和铅笔芯一样细的眉毛以及撅起的嘴巴。在某幅美女图的边上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混合写上“Onc tipo ideal”(意思是：理想的类型)和警告：“别撕毁因为她非常漂亮……从上面画的小美女你就能看出我在绘画上的长进了，不是吗？现在你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天才了吧！”曼纽尔·冈萨雷斯·拉米雷斯记得弗里达创造了她自己的私人符号作为签名：一个尖角朝下的等边三角形，有时她加进去一些自己的特征而将它变形成一个脸谱，下面的角变成了一撮胡子。

她给阿莱詹德罗的信上的签署大多数是一个尖角朝上的三角形，不画脸谱。

在弗里达给阿莱詹德罗的第一封信中，时间是1922年12月15日，听起来她就像是一个在良好的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她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诙谐和嗲气。

这封信是为了安慰阿莱詹德罗的：阿莱詹德罗：我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深感同情，在此我衷心地安慰你。

作为朋友，我对你的唯一劝告是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来承受这种痛苦，因为既然我们来到人世，那么痛苦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考验。

我的灵魂深处能理解你的这种痛苦，我只求上帝给你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它，接纳它。

弗里达 1923年的夏季，弗里达和阿莱詹德罗坠入了情网，她写给他的信也成了一种非常隐私的东西，信中反映出她极具诱惑性，对恋情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科伊奥坎，1923年8月10日 阿莱克斯：我昨天晚上7点钟收到你的字条，当时我正在期盼有人会记得我，但我想最不可能是阿莱詹德罗，可幸运的是，我错了……你知道我有多么高兴你那样信任我，像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样，而且你对我说了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你略带讽刺地说我非常优秀并远远超过你，我想知道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你问我的意见，我定将毫无保留，假如我15年的人生经验还有点价值的话，但如果好的愿望对你足够了的话，那么不光是本人的拙见，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好了，阿莱克斯，常给我写信，写得长一点，越长越好，同时请收下我全部的爱。

弗里达 请代向你的小妹妹问好。

由于他们的关系没有得到弗里达父母的赞同，这对隋人只有暗中约会。

弗里达常找一些借口从家里溜出去，或者晚些从学校回家。

因为母亲总会问女儿在给谁写信，所以她经常是晚上在床上写，或者在邮局匆忙写好立即寄出。

如果生病了，她只有依靠克里斯蒂娜去给阿莱詹德罗寄信。

这样她也可以收到他的信，她让他在信上签上阿古斯蒂娜·雷纳来蒙骗父母。

她答应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来证明她没有忘记他。

“告诉我你是否不再爱我了？阿莱克斯，即使你不爱我，我也会像蚤子一样爱你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在信中全是吻呀爱呀的词语。

有时还在签名处画上一个圆，并解释说：“这里是来自你的弗里达的一个吻。

”或“我的嘴唇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当她后来开始涂口红时，就不再需要解释词了，只要将唇印印在信上就可以了，她后来一直采用这个方法来表达她的爱。

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弗里达和阿莱詹德罗彼此分开了一段时间，这不仅是因为学校放假，更由于是在1923年11月30日发生了一场反对奥夫雷贡总统的暴动。

直到圣诞节为止，墨西哥城街头的战斗一直不停。

瓦斯康塞洛斯为了抗议对暴动者的无隋镇压而于1月份辞去了教育部长的职位，但在政府的请求下又复了职。

暴动一直延续到1924年3月才最终被镇压下去，花去了7000条人命的代价。

但政局仍然比较动荡，6月份瓦斯康塞洛斯再次辞职，这次是反对在奥夫雷贡和美国利益的支持下选举卡列斯为墨西哥总统。

瓦斯康塞洛斯下台后，在预科学校的保守派学生将墙上的壁画用火焚烧，并刻上了对他的咒骂，还对着他们反感的绘画主题吐唾沫。

……

<<弗里达>>

<<弗里达>>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1953年4月，弗里达·卡洛在自己的国家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重要的画展，此时，46岁的她，离生命旅程的终结却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当时她的健康状况相当糟糕，无人指望画家本人会出席这次画展。

但晚上8点，正当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美术馆的门向公众敞开之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画家穿着她最喜爱的墨西哥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一张四根帐柱的床上。

这张床是那天下午放置在美术馆里的，并按她的意图作了布置，挂上了她丈夫迪戈·里维拉的照片，是位名气很大的壁画家。

还有政治偶像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照片。

纸做的骷髅从帐顶挂下来，在那里摇晃，一面床镜照出了画家那憔悴但欢愉的脸。

200多位朋友和仰慕者逐一向弗里达·卡洛致意，然后将她的床围成圈，与她一起唱起了墨西哥民歌，一直欢闹到深夜。

这一幕正是这位特殊女人一生的浓缩并使之达到一个辉煌的顶点。

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它恰好证明了卡洛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一个人所具有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个性之面具的嗜好。

总之，画展开幕的场景绝妙地诠释了弗里达·卡洛的中心主题——自我。

难怪在短暂的生命中她创作的大约200幅绘画中，绝大多数是自画像。

卡洛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

两条美眉在前额连成一线而并不断开，性感的嘴唇上依稀可见一撇胡子。

杏仁状的眼睛是乌黑的，眼神稍稍有些向上外睥睨。

认识弗里达的人都说她的智慧和幽默就在那双眼睛里，还说她的情绪也表露在其中：或好奇或迷人，或疑虑或内敛。

她的眼光有着一种让人无从掩饰的锐利觉得犹如被一只豹猫所注视一样。

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宿命的认可。

她的嗓音很响亮，略带嘶哑，说起话来总是急促而有力度，伴随着非常到位的手势。

她的笑是一种充分的、开怀的笑，偶尔是感情的尖叫。

弗里达的英语说写都很流利，而且喜欢使用俚语。

如果能看到她写的信，那一定会被她的英语里使用的土语的“粗俗”而感到惊讶，好像她是从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那里学来的英语。

至于西班牙语，她喜欢说脏话——例如pendejO(白痴)和hijo de su chingada madre(婊子养的)。

两种语言她都应用自如，也喜欢那种说土语粗话的效果，令人惊讶的是，脏话是从一位犹如女皇一样的女人口中说出来的，因为弗里达总是将那颗竖在长脖子上的头仰得高高的。

她总是穿着华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拖地的墨西哥长民族服装。

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那么引人注目。

一位纽约人曾记得孩子们常常在大街上跟随她。

他们会说：“哪里有马戏？”可弗里达一点也不在乎。

1929年弗里达·卡洛成了迪戈·里维拉的第三任夫人。

可真是绝配的一对！卡洛，纤小而热烈，犹如马奎斯小说中的人物；里维拉，肥胖而奢侈，简直出自拉伯雷的作品。

他们的交际看来似乎很广。

托洛茨基是朋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

还有亨利·福特和尼尔逊·洛克菲勒、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及波利特·戈达德。

里维拉夫妇在墨西哥城的家是国际知识界渴望去的麦加圣地，帕布罗·聂鲁达、安德烈·布雷顿和塞奇·艾森斯坦等人都曾去过。

弗里达曾在巴黎去过马塞尔·杜桑家作客，伊桑姆·诺古奇是她的情人，而米罗、康定斯基、坦奎则是她的慕拜者。

<<弗里达>>

在纽约她见到过施蒂格利茨和乔治亚·奥基夫，在旧金山，爱德华·韦斯顿和伊莫金。坎宁安曾为她拍照。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